

 禾林小说
HARLEQUIN®

情陷空难

Two Alone

Sandra Brown

[美]桑德拉·布朗 著 安加 译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春意盎然系列

Sandra
Brown

禾林小说

春意盎然
满人间



春风文艺出版社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春季 情人节系列

情陷空难

[美] 桑德拉·布朗 著 安加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陷空难/[美] 布朗著; 安加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3

ISBN 7-5313-2302-8

I. 情… II. ①布…②安…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158 号

Two Alone

Copyright©1987 by Sandra Brow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1 by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ranslated by An Ji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

全部或部分内容及进行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

*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Harlequin®, 禾林, 及 Joey Device (谐角图样) 商标

为加拿大禾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40 千字 印张: 10 插页: 4

印数: 1—15000 册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邵 丹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何海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02-8/I·1999 定价: 20.00 元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在这寒冰初破的三月天，有盈盈的春水回流！一声春雷，奏响了春天的交响；一场春风，剪出了千柯的绿叶；一夜春雨，洗出了万山的青翠。而我，第八批禾林小说，带着怡人的浪漫风情，载着动人的爱情传说，应约而至！

经营房地产的富家女，越战归来的退伍军人，成为一场飞机失事的幸存者。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险境中方显英雄本色，且看患难中的两人如何演绎这段《情陷空难》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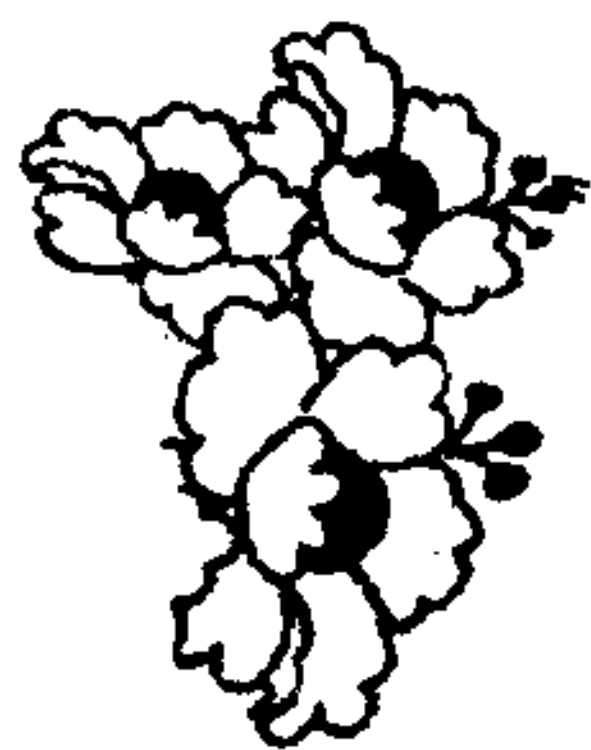
既然王子娶了灰姑娘，为什么公主不能嫁牛仔？截然不同的身份，迥然相异的地位，在真情面前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公主与牛仔》，现代王室的爱情传奇！

微风送爽，碧波荡漾，他在天堂般的海岛上过着地狱般的蜜月。不是睡地板，与棕榈虫为伴，就是睡沙发，饱受噩梦困扰。秀色当前，却不可餐，不能餐。这一切皆源于他的《契约新娘》！

“野蛮”的西班牙人绑架了她！恍若仙境中的城堡，美则美矣，却不若自由来得可贵。而一旦重获自由，她又梦寐以“囚”，只因这是一次《激情绑架》！

假戏真做？邋遢丫头和花花公子共同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也由此而共谱了一首诙谐幽默、曲折动人的恋曲。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约好联袂而行，不见不散，只为一个有爱有暖的人间三月天！



第 / 章

他们都死了。

除了她。

她对此确信无疑。

她根本不知道撞击发生后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她把头夹在腿中间这样弯着过了多长时间。可能只有几秒钟，几分钟，也可能有几年，甚至时间可能已经停滞了。

坠地之时的巨响伴随着金属撕裂的呻吟，爆裂的金属溅向四面八方。断得七倒八歪的树枝——这次坠落的无辜的牺牲品——这时已经停止了晃动。现在，只有几片叶子还在颤动，世间万物都可怕地沉寂着，大地上没有一丝声息。

她呆呆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树枝落在林地里会不会发出声音？——当然会发出声音。她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所以，她一定还活着。

她抬起头。她的头发、肩膀和背上撒满了塑料碎片——那一定是座位边上的那个窗户。她轻轻摇了一下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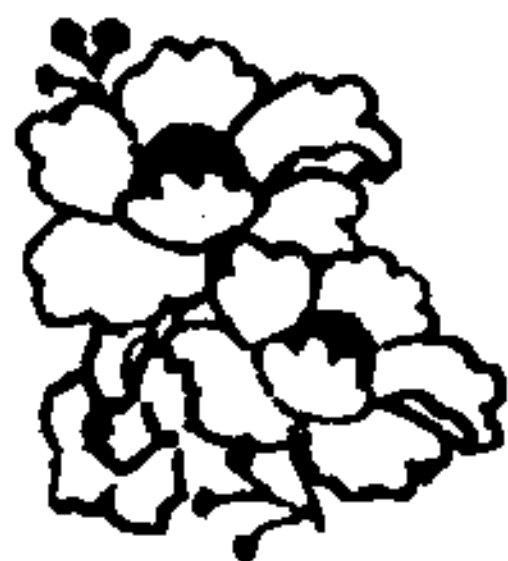
碎片掉了下来，发出一阵叮当的响声，打破了林中的寂静。她强迫自己慢慢地睁开眼睛。她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尖叫，她的声带冻结了，她恐惧得根本叫不出声来。这场空难比一个空运调度员所能想象的更糟。

正对她前排坐的两个男人——看来应该是对好朋友，他们一路上都在高声相互调侃——现在都死了，他们的笑声永远沉寂了。其中一人的头伸在窗外，她没敢看得太仔细，但这事已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里是一片血海。她猛地闭上眼睛，直到把头转向别处，她才睁开眼睛。

过道那边，躺着一个死去的男人，他的头向后仰靠在椅背上，好像飞机下坠时他正在睡觉。他叫兰德里。起飞前，她听见别人用这个名字称呼他。这架飞机太小，所以对载重有严格的规定，登机前，所有的乘客连带行李都要过磅。当时，兰德里一直站在队伍的一边，他的态度很超然，又带点敌意。那帮兴高采烈、自吹自擂的乘客都没有和他说话。他的冷漠使他与别人隔离开来——就像她的性别使她孤立于这群人一样。她是这架飞机上惟一的女乘客。

现在，她是惟一的幸存者。

她向前舱看去，前舱就像一只从机身上拧下来的瓶子盖，现在躺在离机身几步远的地方。驾驶和副驾驶——两



个愉快而健谈的年轻人浑身是血，很明显，他们都死了。

她咽下涌向嗓子眼的胆汁。这位帮她登上飞机的身体强健、留着胡须的副驾驶曾经对她说过，他这架飞机上很少看见女乘客，即便有，她们也不像她这样看着就像个模特。

另外两个乘客是两个中年兄弟，仍然捆在前排座位上，他们是被参差不齐的树干劈死的。飞机坠落时，这些树干像罐头刀一样切开了机身，切进了机舱。他们的家人一定会感到双倍的痛苦。

她开始哭起来，无助和恐惧压垮了她。她怕自己会昏过去，又怕自己会死去，但她又怕自己不死。

同机的乘客都死得很快，没有什么痛苦。他们可能在飞机坠落的一瞬间就死了，相比而言，他们要幸运得多。她的死亡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会慢慢来临，因为就她所知，她奇迹般地没有受伤，但她会慢慢渴死，饿死，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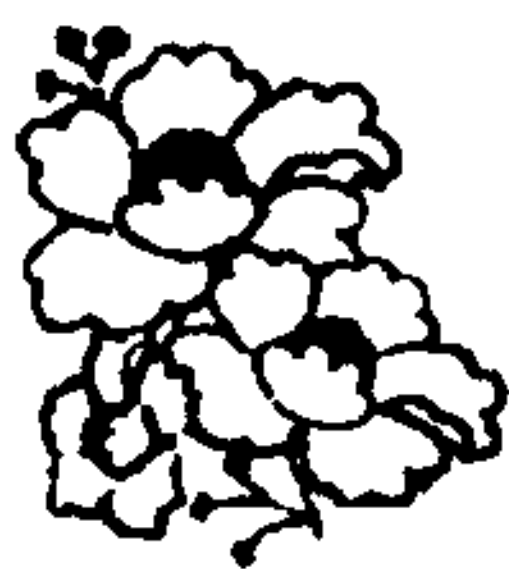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惟一的解释是因为她坐在后排。与其他乘客不同，她在登上这架离开大熊湖的飞机时，落在了最后。等她和送行的人说完再见，没上飞机的只有她一个人了。飞机上所有的座位都满了，只剩下后排的一个座位。

副驾驶帮着她登上飞机后，机舱里吵吵嚷嚷的谈话突然停止了。机舱太低，她弯着腰向后排惟一的空座走去。她明显感到不舒服，因为她是机上惟一的女性。她觉得像走进了一间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面热火朝天的扑克游戏进行得正酣。有些事情就是男性的专利，女性再多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就像有些事情天生就是女人的专利一样。

一架离开西北打猎和垂钓区的飞机就属于男人的专利。她尽可能使自己不那么引人注目，一句话不说，坐在后排自己的座位上，两眼直盯着窗外。只有一次，她转过了头。就是飞机刚刚起飞后，她转过头，不经意与坐在过道对面的男人目光相遇。那男人用一种明显不高兴的眼光看着她，她立刻转头望着窗外，再没有转过头来。

除了飞行员，她可能是注意到雷雨的第一个人了。骤雨伴随着浓雾使她紧张起来。不久，其他乘客也注意到了颠簸的飞机，他们的吹牛吵闹停止了，开始不安地调侃着如何摆脱这场雷雨。他们很高兴是飞行员而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开”飞机。

但飞行员也有困难的时刻，一会儿工夫，每个人都渐渐明白了这点。最后，机舱里的人都沉默了，眼睛都盯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当飞行员失去了和地面的联络后，机舱里的空气慢慢紧张起来。飞机上的仪表也失灵了，上面



的读数明显不对。由于云层太厚，从起飞后他们就再没有看见过地面。

当飞机盘旋着朝下俯冲时，飞行员回头对乘客叫着：“我们要下去了，上帝与我们同在。”机舱里所有人对这句话都没有反应。他们出奇地冷静。

她使劲弯下腰，用膝盖紧紧夹住脑袋，双手护住头顶，嘴里不停地祈祷。下坠的这段时间长得等不到尽头。

她永远忘不了落地的那一刹那的第一个冲击。尽管她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还远远不够。她不明白她为什么逃过了死亡，也可能是因为她身材娇小，又把自己紧紧挤在两个座位之间，所以有效地减缓了冲击。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敢肯定这种劫后余生是否是一种幸运。人类只有坐飞机才能到达坐落于大熊湖西北端的游览区，在游览区与他们现在要去的目的地耶洛奈夫之间，横亘着绵延数里的原始森林。飞机坠落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有关当局的救援队可能几个月都找不到她。在他们找到她之前——如果能找到的话——她只有自己一人，她只能依靠自己活下来。

一想到这点，她立即行动起来。她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解开安全带，皮带“啪”的一声松开了，她往前一冲扑了下去，脑袋撞到了前排座椅。她小心翼翼地跪在狭窄的过

道上，两手着地向飞机撕开的裂口处爬去。

她尽量避开那些尸体，爬到了裂口边，抬头从裂口处向外看去。雨已经停了，但是灰色的云层又低又重，似乎随时都会溃决。云层中不时传来轰轰的雷声。天空看起来又冷又湿，让人害怕。她把身上的红狐外套衣领往上拉了拉，外边实际上并没有风，她为此感到高兴。要是有风会更冷——但是，等等！要是没有风，刚才那一丝呻吟声是从哪儿来的？

她屏住呼吸，等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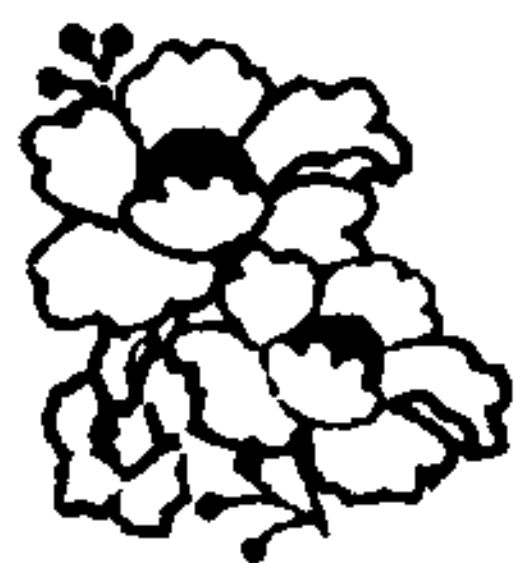
又一声！

她转过头向四周看去，仔细地听着。除了她的心跳声外，她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有动静。

她向原来隔着走道坐在她对面的男人看去，是她花了眼还是兰德里眼皮在动？她急忙顺着过道，擦着一名死者血肉模糊吊着的胳膊爬了过去。几分钟前，她还有意躲着不去碰它。

“噢，上帝，求求你，让他活过来吧。”她虔诚地祷告着接近了他的座位。她注视着他的脸，他好像正在宁静地酣睡。他的眼皮也没动，被厚厚的胡须遮盖着的嘴也没有发出呻吟。她再看他的胸膛，他穿着一件夹外套，看不出



他还有没有心跳。

她把食指放到他鼻子下面，想探一探他还有没有鼻息。当她探到了一丝微弱的鼻息后，她发出一声无言的惊呼，鼻息虽弱，但的确有。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她一下子又哭又笑起来，急忙举起手轻轻拍打着他的脸颊。“醒醒，先生，醒醒！”

他呻吟了一声，但没有睁开眼睛。直觉告诉她，他越快恢复意识越好。此外，她也想知道，他是没死还是快要死了——他最好不要马上就死。她极想证明，她现在不是孤身一人。

她觉得冷空气可能会使他苏醒，所以，她决定把他弄到飞机外头去。这事并不容易。他起码比她重了一百磅，可能还更重。

她解开他的安全带，用右肩把他撑了起来，返回裂口处。他像一袋混凝土一样，死沉死沉地压在她身上。她能感觉到他每一盎司的重量。她半撑半拖地带着他。

这七步路花了她差不多半个小时。挂在座椅扶手上的血肉模糊的手臂挡着他们的路。她不得不忍着恶心把它们扒拉开。她的手沾满了血，粘糊糊的。她恐惧得小声呜咽起来，但立刻紧紧地咬着嘴唇，继续向前拖拉着这个男人——每向前一步都是挣扎和搏斗。

她突然想起来，不管他伤得怎样，这样把他拖到外面，恐怕对他的伤口不利。但是她已经走了这么远，现在已不能停下来了。确定一个目标并且达到这个目标对她是很重要的，起码这能够证明她不是那么无用。她既已决定要把他弄到外面去，即便这会要了她的命，她也要这么做。

几分钟后，她又觉得这样做可能也很好，所以她又尽一切可能快速向前移动。他偶尔发出一声呻吟，除此之外，没有一丝迹象表明他会苏醒过来。到了裂口处，她把他暂时放下，自己顺着松树枝爬了出去。飞机的左边全都撕开了，所以，把他从树枝中拖出来就有些困难。她没有工具，空手折下好几枝树枝后，又爬回那男人身边。

她花了五分钟才把他翻过身来。这样，她就能用胳膊夹住他爬了。然后，她拖着他顺着狭窄、多刺的通道向外爬去。松针扎着她的脸，树皮刮着她的手，幸亏她穿着厚厚的衣服，保护着她的身子。

她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她想停下来歇一会儿，但又怕再也鼓不起劲来了。现在，她身上那个负担不停地在呻吟，她知道他一定是在痛苦地挣扎，她不能停下来，否则他会更加不省人事。

她终于感觉到一丝凉风拂过面颊。她从最后一根树枝



下抬起头来，她已经来到了一块空地上。她跌跌撞撞地拖着那男人走完了最后几步。她已经耗尽了浑身的力气，胳膊、后背和大腿上的肌肉痛得直抖。她一屁股坐在地上，那男人的头垂在她的膝上。

她双臂抱胸，仰头望着天空，直到呼吸恢复正常。她往肺里吸入一口刺骨的冷空气，第一次想到还是活着好。她感谢上帝让她仍然活着，她还感谢上帝为她留了另一条生命。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发现了他脸上的撞伤。他的太阳穴处有个鹅蛋大的肿块，不用问，这就是他昏迷的原因。她用力抬起他的肩膀，从他身下抽出自己的腿，跪到他旁边，开始解他外套上的扣子。她生怕再找到什么致命的伤口，还好，她没有发现新的伤口。那男人里面穿着一件打猎人都会穿的格纹法兰绒衬衣，衬衣上没有血迹。她从高领绒衣的领口一直查到绑带靴口，一点出血的痕迹都没有发现。

她长出了一口气，弯下腰来，再次轻轻拍打他的脸颊。她猜测这男人大约四十岁左右，但几十年的岁月似乎过得并不怎么轻松。他有一头长长的、波浪状的烟棕色头发，胡须的颜色也一样，但胡须和两道浓眉中也混有缕缕亚麻色。他的肌肉晒得很黑，但不像最近晒的。那颜色像

是烧上去的一样。只有一年四季晒太阳的人才会有这种效果。他的眼角有些细纹，嘴唇宽而且薄，下唇稍比上唇丰满一些。

这种粗犷的容貌不属于坐办公室的人，他多半的时间应该都是在户外度过的。这张脸即便算不上非常英俊，也是相当讨人喜欢的。这张脸上的硬朗线条让她感到了他性格中的不妥协和拒人于千里之外。

她真想知道，如果他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身处荒山野岭，与她一起，他会怎么想？实际上，她用不了多久就知道了。因为只一会儿工夫，他的眼皮眨动起来，他睁开了眼睛。

紧盯着她的眼睛和紧压在头顶的天空一样，呈现燧石的灰色。那双眼睛闭了一下，又睁开了。她想说话，但恐惧和不安又让她把话咽了回去。他嘴里冒出的第一个字是个难以说出口的脏字。她眨眨眼，觉得是疼痛让他说出这种脏话的。他又闭上了眼睛，过了几秒钟，才再次睁开。

接着，他开口说话了，“我们掉下来了？”见她点点头，又问：“多久的事了？”

“我也不清楚。”她的牙齿直打颤。天气应该没有这样冷，所以，一定是因为害怕。害怕他？为什么？“大概有一小时了。”



由于疼痛，他喉咙里咕哝了几声，他用一只手捂着头上的肿块，另一只手挣扎着自己坐了起来。她挪了一下，让他坐直，“别的人呢？”

“都死了。”

他单膝落地想站起来，头一晕，晃了一下。她不由得伸出一只手想帮他，但被他挥手挡开。

“真的都死了？”

“真的都死了。真的，我觉得都死了。”

他转过头，两眼痛苦地盯着她，“你探过脉搏了？”

她改变了对他眼睛的看法。他的眼睛跟天空完全不一样了。它们更冷酷而且更具有洞察力。“不，我没有查。”她有点后悔地承认了。

他用刺人的目光盯了她足足几秒钟，然后，手扶着身后的树干，艰难地站了起来，极力保持着平衡。

“你……你感觉怎样？”

“我觉得想吐。”

他这人说话毫不拐弯，直来直去。“你应该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我会的。”

“是吗？”

他抬起头，一只手仍然捂在头上，盯着她，“你可不

可以进去检查一下他们的脉搏？”他看着她脸上露出了马上要昏倒的神色，对她挤出一丝嘲弄的微笑，“我猜也是这样。”

“我不是把你弄出来了吗？”

“是的。”他淡淡地答道，“你是把我弄出来了。”

她根本不指望他会因为她救了他而吻一下她的手，但一句谢谢总该是可以说的吧。“你这忘恩负义的……”

“省省吧。”他说。

她看着他分开树枝，摇摇晃晃地朝着摔得一塌糊涂的飞机走去。一路走还一路用力推开挡道的树枝。

她一屁股坐到烂泥地上，把头埋在膝盖上，她想哭。她还能听见他在机舱内走动的声音。她抬起头，看了一下，从机头失去挡风玻璃的窗户里，能看见他正面无表情地翻动着飞行员的身子。

几分钟后，他从断落的树枝中钻了出来。“你说得没错，他们都死了。”

他指望她怎么回答？说就是、就是、就是？他把一个白色的急救箱放到地上，然后跪倒在一边，从箱子里拿出一瓶阿司匹林，倒了三粒在自己的手心里，一仰头干吞了下去。“过来。”他粗鲁地对她发布命令，她赶快挪了过去。他递给她一只手电筒，“把手电筒直对着我的眼睛照